

韩明港 著

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

ZHONGGUO XIANDAI ZUOJIA DE LUNHUI TIYAN



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

韩明港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孟庆发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 / 韩明港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614-7520-1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2472 号

书名 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

著 者	韩明港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520-1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 62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 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前言

“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是指中国作家在现代时空下对社会、人生的沉滞、重复、回返态势的体验与感悟。

“现代”，首先表现为一种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其核心是不断进步的价值逻辑和历史想象。现代时间逻辑以其清晰简明的方式为内外交困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因而被现代中国逐渐接纳，并成为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者思考国家和个人问题的先在领会，不论认同还是拒斥，生在现代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这种时间意识发生关联。

随着现代时间意识的进入，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空间关系被转换成时间关系，国家和个人的未来通过历史进程来实现，更高的价值和美好的未来从历史深处走来。奔赴历史是现代中国的强烈冲动，融入历史是国家自由的实现方式，也是个人生命意义的建立方式。

现代时间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观念”。观念是抽象的、普遍的、理性的、明晰的，而体验却总是具体的、私人的、感性的、含混的。体验是在具体的生存境遇中感受与领会，它不是由观念生成，而是根植于鲜活的生活世界，这就决定了现代时间意识、价值逻辑、进步想象不可能覆盖在“现代”生存的中国人的具体生存体验，在宏大的“现代”话语下，事实上有着纷繁驳杂的生存体验。现代，如果从体验的维度看，远非整一



有序，而是纷乱错杂的，也是丰富多姿的。

“体验”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总是具体的、感性的、鲜活的，展现人在具体生存境遇中的感受、领会、决断。优秀的文学总是关注具体的生活与生存，传达作者对生活的所感、所知、所悟，而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生存体验、生存智慧乃至生存信仰。文学并不排斥观念，关键是文学中的观念必须与作者的生存体验相谐和，甚至必须是从体验中生长、升华出的观念。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哲学的，这种哲学的生成不是对哲学观念的引用，而是由生存体验自然生成的生存信念、生存信仰。

在现代中国，被普遍接纳的是现代历史时间，甚至，这种历史时间和其内蕴的价值逻辑是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自觉追求。当“感时忧国”的现代知识者试图用文学担当救国济民的重任时，他们很难摆脱现代历史时间的诱惑，现代历史时间及其内在的价值逻辑往往成为现代文学叙述的内在支撑和价值追求，“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现代历史时间支持下的话语也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景观。但是，现代作家的生存体验，特别是现代时空下的“轮回体验”却有可能与现代历史意识产生矛盾与冲突，导致对这种历史想象与进步逻辑的质疑、拒斥、拆解，甚至否定，使现代文学场域成为充斥确信与质疑、宣告与反诘、应和与独语的话语空间，驳杂多样。“进步想象”与“轮回体验”的纠结，使现代文学的作品世界、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现代文学的场域充斥着分裂、矛盾、冲突，有着内在的复杂性和紧张感。现代中国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声音、各种信念、各种领悟的纷杂空间，现代历史意识自然是最响亮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只有一种声音，在各种具体体验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信念真切而坚实，

并不能被现代历史想象所湮没。

“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的生成可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的轮回的时间意识，可能来自对现代中国沉滞不前的情势的认知，可能来自个体有限生命与宏大历史逻辑之间的本有裂隙，可能来自对人生基本结构和基本困境的深刻领会，也可能来自现代都市繁华背后的荒凉与寂寞。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现代宏大话语遮掩之下的驳杂多样的真实景观。一个整一的现代只是一种理论推演和观念叠加，真正的现代并非如想象一样是整一的，而是多样的、纷繁的。现代，是一个多声音、多景观的场域，现代文学同样纷繁复杂，异彩纷呈，二者都很难被简约的概念与理论所收纳，任何简约的概括必然是以丰富性和具体性的失落为代价的。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恢复现代文学景观的纷繁，尊重现代文学的驳杂多样，比寻求整一的理论阐释更有意义。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有助于我们增加对现代历史意识下个体生存处境的理解，进而反思我们的“现代化”进路。现代历史逻辑要求个体投入历史进程，在历史时间中实现社会与个人的解放，然而短暂而有限的个人却与宏大的历史之间存在天然的裂隙；现代历史时间允诺了个人困境的历史解决，而生命的具体性和生存基本结构与基本困境的非时间却决定了历史的救济并非永远有效；现代的进步更多地体现为人的外在生存条件的改善，却未必带来人的生存本身的“进步”，物的繁华与人的沉沦往往是现代的两面。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时间、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得与失。文学可以依据历史时间展开，但依托时间的文学可能具有伟大



的时代意义，却很难获得超时间的价值，而那些真正切入了人类生存的非时间结构的文学却可能获得超时间的意义；优秀的文学往往是哲学的，但必须是基于体验、从生存体验中生长出来的哲学领会，依靠外在的哲学理念很难创造出血肉丰满的文学。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轮回体验”，将有助于我们穿越现代文学研究中层层理论话语的屏障，直接回到一个丰富、纷杂、妖娆的现代文学世界和现代中国场境，回到真实的现代作家的生存体验，正视那些丰富而复杂的灵魂，回到一种生存的具体性和文学的具体性，回到成长于具体的生活与生存，并关心着人的生活与生存的、充满着生存的感受性和生活的鲜活性的文学。帮助我们更恰切地理解文学，并最终“穿越文学”切入到人的具体生存，对感性的、具体的生命与生活给予足够的尊重。

从“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入手，是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有效方式；是我们检视对文学的理解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有效方式；是我们反思传统与现代，反省我们的现代化进路的有效方式。

本书选取周作人、鲁迅、茅盾、张爱玲、曹禺、穆时英六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探讨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轮回滋味，并以此为入口，寻求对现代文学和现代生活的有意义的理解。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隐遁与奔突：周氏兄弟的轮回体验	(41)
第一节 周作人：逃向轮回	(42)
第二节 鲁迅的启蒙理想与轮回体验	(54)
小 结 逃向轮回与奔向历史	(101)
第二章 追求与幻灭：茅盾的轮回体验	(102)
第一节 “革命”：从空间到时间	(102)
第二节 茅盾：时代之子	(109)
第三节 茅盾作品的时间寓言：从《蚀》到《虹》	(112)
第四节 革命与自我	(134)
第五节 《子夜》：历史逻辑的确证	(150)
小 结 游离历史与重归历史	(158)
第三章 回旋与重复：张爱玲的轮回体验	(160)
第一节 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的空间叙事	(163)
第二节 张爱玲的时间领会	(168)
第三节 张爱玲的文学观	(182)
第四节 张爱玲与茅盾的比较研究	(185)
小 结 一样轮回，不同滋味	(194)



第四章 困厄与救赎：曹禺的轮回体验·····	(195)
第一节 误读中的曹禺·····	(195)
第二节 绝境中的永恒轮回·····	(203)
第三节 独异的曹禺·····	(220)
小 结 轮回的苦难和深切的悲悯·····	(225)
第五章 繁华与沉沦：穆时英的轮回体验·····	(227)
第一节 从江湖到洋场·····	(228)
第二节 感觉都市·····	(230)
第三节 都市里的沉沦·····	(234)
第四节 都市中的轮回体验·····	(241)
小 结 进步的想象与轮回的真实·····	(242)
第六章 轮回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	(244)
第一节 体验现代·····	(245)
第二节 多源生成的现代轮回体验·····	(246)
第三节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	(253)
第四节 轮回体验与现代文学·····	(257)
结 语·····	(260)
参考文献·····	(263)
致 谢·····	(268)

引言

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是指中国作家在现代时空下对社会、人生的沉滞、重复、回返态势的体悟，是与在现代中国所流行的线性时间意识和进步想象截然不同的、基于具体生存体验之上的社会认识和人生领会。

在现代中国，被普遍接纳的是一种直线向前的线性时间意识，在这种时间意识中包含着不断进步的价值逻辑和社会历史想象。不论是努力进入现代历史时间，还是怀疑、拒斥甚至有意消解这种历史想象，一个基本的现实是，生于现代，无法不与这种历史意识和进步想象发生关联、对话。

历史时间是一种宏大的时间观念，进步想象是一种理性的推定，而生存的现实却是具体和细腻的，这种历史许诺和进步想象与具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常常有着难以弥合的裂隙，正是在这种时间观念和进步想象下，众多现代作家深切地体验到了沉滞、重复、回返的轮回滋味：或者拒绝现代历史意识逃向古典的轮回；或者在进步或革命的渴望中纠缠轮回的绝望与惶惑；或者怀疑乃至谨慎地拒斥这种进步想象，书写人类超越时间的生存记忆；或者关注人类基本的生存困境，寻找非历史的救助；或者在都市的繁华中沉沦，体味生命的快慰与寂寞。进步想象与轮回体验是现代社会特殊的景观，二者互相映衬，互相诠释，是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关键。



当现代作家把自己复杂的生存体验融入文学创作的时候，进步想象和轮回体验纠结、冲突、呼应，使现代文学饱含渴望与犹疑、宣告与质问、建构与拆解、追求与放逐，纷繁杂沓，独具魅力。

一、现代的时间逻辑

“现代”首先体现为一种时间意识。“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神话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① 吴国盛断言：“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示了文化变迁的奥秘。”^② 现代线性时间观的建立，包含中国人对天、地、人的重新认识，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再次领悟和对个人、社会、国家信念的深度调整。“‘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③

海德格尔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悟及对存在的每一解释的境域。”^④ 生命在时间中展开，时间是思考人生和社会的基本维度。康德把时间列为感性直观的“纯

① 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

③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载《天涯》，1999年第1期，第19～35页。

④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页。

形式”，是认知的先在条件，从这一点说，康德的领会是极其敏锐和精准的。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总是以一种先在的时间领会为前提，不同的时间观往往导向不同的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文学观。

文学作为一种言述行为，总是在时间中发生，时间是这种言述的先在条件，也经常是作品的内在构架。作者对时间的领会是文学言述的基础，因为生命在时间之中，真正的文学是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和感悟。现代文学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是在现代时空下对社会、人生的领会。在现代，从空间意义上讲，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而是世界诸国的一员，并且是弱小民族的一员；从时间上讲，中国进入了“现代”，现代时间意识往往是思考和领会的先在结构，至少，不得不与这种时间意识发生关联。

时间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生命时间、生活时间、历史时间。生命时间指的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历程，由出生始，以死亡终；生活时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领会到的时间，或者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遵守的时间节律；历史时间是一种宏观时间，指的是整个国族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时间首先是一种标度，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度量方式存在，但是，时间的意义却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标度，因为它深刻地包含着人们对人生与历史的领会。吴国盛说：“接受一种历法和计时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受了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①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接受一种时间，也就接受了一种生存哲学。而文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存哲学的表达。

①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汪晖强调了现代时间意识的历史维度，但并未忽视这种历史意识对人的具体生存状态的影响，这种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人总是在对世界的领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决定对待世界的方式的。现代时间作为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意识，不但重设了历史，也重设了个人时间及其意义，把个人纳入了现代历史轨道，从而也就重设了人的生活逻辑和生命价值，也就是说，在生命时间、生活时间和历史时间这三种样态中，现代历史时间具有统摄意义，在价值的最高点，试图把个人的生命时间和生活时间统合在内。现代生活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现代是面向未来而生的时代，生活的价值在历史中展开。

现代时间意识是我们理解现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现代历史时间及其“进步”甚至“超越”的允诺，给内外交困的中国以明朗的未来，现代中国人的思考往往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1912年，公元纪年被定为官方纪年方式。采用西历公元纪年而非“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暗示了中国人把自己与列强置于同一时空之下的决心。黄帝纪年、孔子纪年提示了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历史记忆，而采用公元纪年则表明了一种更宏阔的空间意识和累进的时间意识，一种把自身置于“世界”之中的决绝和直往无前的渴望。

但是，就是在这种时间意识下，在进步与超越的渴望中，“轮回体验”却时时显形，呈现在作品中，呈现在现代文学景观中，也呈现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中，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问题。

二、现代时间的生成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曾说：“其实我们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在这样做之前是没有时间可以测量的。”“时间的规则性并不是大自然的一个内在部分，它是一个人为的概念。人为了某些目的而把它投射到自己的环境之中。”^①时间是通过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间隔的体认来创生的，表现为某种社会生活的间隔，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月往复，河水涨落，生老病死，兴衰成败。这种从现实生活中领会而得的时间，往往具有轮回的特征^②，这种轮回的时间深植于生活轮转、重复的体验之中。

但是，现代时间逐渐脱离了与具体物象和社会活动的联系，成为自为的、客体化的时间，并且挣脱了自然与人世给予的轮回印记，成为直往无前的线条。“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气引擎，而是钟表”^③，“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摆脱自然束缚的人工世界，时间作为独立的体制获得了与人的存在相脱离的自律形式。随着18世纪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使用，钟表开始自己行走而且越走越精确，时间最终从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中分离出来。在现代社会，再也没有人可以实现对时间的垄断，时间体制脱离了自然环境的制约，也脱离了人类直接的生存经验，成为支配一切实践的力量和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现代社会成了时间的政治。

① 转引自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01页、498页。

②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9页。

③ 芒德福语，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这种单向线性的钟表时间是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冷冰冰的代言人，它不再与月亮的阴晴圆缺、海水的潮起潮落、四季的变化更迭这些生命的节奏相联系，它对应于和自然界的生命周期节律不同的人工世界”^①。时间意识本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世变迁的体悟，但现代时间脱离了人类的直接生存经验而“虚化”，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创生了自在自为的客体时间，在时钟的帮助下，时间脱离了水落潮长，草青叶黄，日月经行，脱离了“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②

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离原初的自然环境，人为构建的现代世界——尤其是现代城市——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与自然世界和农耕、游牧生活相关联的时间意识渐渐远去，钟表时间成为现代社会的法定时间，人们的生活不再围绕草木荣枯、河水涨落、日月经行展开，而是伴随钟表的嘀嗒声均匀展开，“数不尽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日以继夜，成为其历史的世界感的最美的展示”^③。时间成为客体的自行自为的时间，成为自在的均匀流逝、直线向前、义无反顾的时间，它不再与人的具体生存感受相关。它以钟表这架时间机器生产自身，却规定着人类的生活节奏。

随着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势地位的建立，地域性的、与自然生活密切相关的时间被统一的工业时间取代，工业成为社会的重心，工业时间——钟表时间——随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一

① 纪逗：《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念》，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47～49页。

②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③ [德]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同播散；同时，钟表的不断被校准，使把世界各地纳入同一时间下成为可能，一个普世的、客体化的时间被构建出来，并逐渐把世界纳入怀中，宰制人类的生活世界。“追赶时间”是现代人的强烈冲动，时间焦虑，是现代人的典型病症。^①

如果说钟表时间只是一种更精细的生活时间，控制着人们的生存节奏的话，现代历史时间则是在根本上重谱了生活的意义。

历史时间不是简单的时间标度，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的时间刻度，而是一种历史逻辑，历史时间是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对历史规律和价值的理解与设定。现代历史时间总体而言是对社会历史不断发展、进步规则的认定，或者简洁地表述为四个字：进步逻辑。

古人并没有强烈的不断演进的历史观念，甚至对探讨历史时间的逻辑缺少足够的兴趣。柯林武德说：“古希腊的思想整个来说有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灭。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形而上学的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是不可能的。”^② 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一句名言：“对于过去的事情，除了那些对目前有用的以外，我们再深思也是徒劳无益的。”类似

① 夸父逐日是一个奇特的时间神话，但这并不能说明传统中国人的普遍时间情绪，后详。

② [英]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的情状也见于印度，人们认为社会生活是不变的和反复的，并且印度教徒一心追求超凡和永恒，历史感是淡漠的。在中国，人们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试图探索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史演进法则，中国人修史是为了“鉴古知今”，“以史为镜”，编年也好，纪传也好，虽有通史，但注重的是得失兴替的智慧，而非历史逻辑，如果历史有逻辑的话，那一定是永远的起兴衰亡的轮回，在本质上重复过去，唯有如此，过去才具有对现在的意义，“鉴古知今”才真正可能。

从历史现象和历史体验中进行解悟，历史或是人事的兴灭轮回，或是诸神的意志，要么被认为历史无规律可言。真正有明确而强烈的历史时间意识的是“犹太—基督”传统。这种历史意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引入了一个“超世”的愿景——救赎。

“犹太教对现代时间观的独特贡献是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犹太人不再指望现世（现在）的公正与幸福，而认定一个善良正义而被害的弥赛亚必将死而复活，他将以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取代罪恶的旧世界”，“‘未来’世界并非回复循环历史曾有过的辉煌，而是实现对善恶最终裁判报应的从未有过的至善世界”，“‘新世界’尚‘未来’，因而呈现出的是一种指向终极目的（末日）不再可逆的直线矢量时间”。“基督教使弥赛亚期盼成熟为完整的救赎历史运动。耶稣的降临不仅为这一救赎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起点（由此划分开公元前与公元后），而且与十字架受难事件共同充实了‘过去’与‘现在’的意义。……属人的现世（现在），由于神人二性的耶稣牺牲时间引导中介，而提升转化为属神的救赎史时间。……犹太—基督教的直线矢量时间观本质上系于救赎意义所规定的世

界演进序列。这已是历史观。”^① “犹太—基督”传统通过引入一个彼岸世界，使社会生活转化为向“上帝之城”的仰望和开进，从而赋予了社会生活新的秩序和意义。历史不再是分分合合、生生灭灭的轮回，而是通向天国的脚步，历史被设定了明确的方向，现在和过去，因“未来”的“救临”的必然发生而有了意义，社会生活不是在平面上轮回，而是在时间的纵轴上“前进”。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时间已经显形，虽然还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

“奥古斯丁以来凡约一千五百年，历史神学的救赎史观历经基督教世界化扩张，特别是中世纪千年政教合一的制度强化，终随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启蒙进步主义信仰为根基的世界历史及历史哲学的观念：世界历史取代救赎史、历史哲学取代历史神学、历史理性取代末日期盼、自由王国取代上帝之国、人取代神。”^② 启蒙运动是以“人”对抗“神”、以“人世”否认“天国”的运动，人类相信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在地上建立理想的世界。“上帝死了”，人抛弃了上帝回到人自身，人发现了“人”。有意味的是，人并没有取消未来的承诺，也无法取消未来的承诺，只是把上帝的救赎转化成历史的脚步。天国不在彼岸，而在人世，实现天国的方式不是等待耶稣的救临，而是历史的道义。“犹太—基督”传统中的历史神学脱去了神学外衣，化身为历史哲学，进步信仰为人类设置了历史的救赎方式，我们可以非常明了地看到，从历史神学脱化出来的进步信仰保留了历史神学的精神核心——时间的救赎，“救赎史的终极价值意义及其历史终点所规定的

① 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第20～33页。

② 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第20～33页。